

十日刊 第十五期

是非公論

民國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一日

外交正軌

伍重遠

離婚的是非

王政

「離婚是一種社會病，病是一種不幸的經驗，但醫生的職責並不在詛咒疾病，或責備病人，乃是研究病原所在，亟力設法將病原祛除，俾病人得恢復健康。」

有色人種之世界革命

張丕介

從禁止虐待動物說起

劉燕華

「水西門一帶的棚戶，幾十萬的黃包車夫和苦力，還有一批一批不斷地從農村流出來的求業者，他們的日常生活是怎樣呢？……生活的鐵鞭，永遠在他們的肩膀上鞭撻着，逼迫得使他們工作，工作，工作到呼吸最後的一口氣為止。」

湘行雜記

李子欣

開明的「十年」

蘇茹

每份售洋五分

全年二元

(郵費在內)

禮查咖啡館

中山東路 68-70

裝璜精美

地點適中

西餐名點

一應俱全

招待週到

恆心氏

筆墨文具紙張

機關學校用品

一應俱全

老曹秀文筆墨莊

地址：太平路

電話：二二五四三

是非公論 第十五期

內容

- 外交正軌…………… 伍重遠(一)
- 離婚的是非…………… 王政(三)
- 有色人種之世界革命…………… 張丕介譯(七)
- 從禁止虐待動物說起…………… 劉燕華(二四)
- 湘行雜記…………… 李子欣(二七)
- 通信：閒話湖南…………… 胡不歸(二九)
- 書評：開明的「十年」…………… 蘇茹(三三)

本刊投稿簡章

- (一)本刊歡迎投稿，然須與本刊原則相合。
- (二)譯稿希並寄原文，或指出原書。
- (三)寄稿須具姓名，加蓋圖章，並書明通信地址。
- (四)本社因經費有限，來稿除贈送本刊外，恕不另報酬。
- (五)來稿除預先聲明並附郵資外，概不退還。
- (六)寄來稿件本刊有刪改之權。
- (七)來稿請寄交南京鐵管巷瑞福里三號本社編輯部。

外交正軌

「外交正軌」在有道之邦，本係不待證明的通則；但在今日中國，似乎依然構成外交當局努力之一種主要對象。今日外交負責人固然是有他的職業的興趣，力求外交程序之納入正軌；不負直接責任的憂國之士，也時常不憚口舌，循循以此規箴當事的官吏。最具體的一例是南京某私立大學的一部分教授們所擬的條陳。他們主張：

「最近我國地方當局，常直接担任外交之衝要，任意簽讓國家重要之權利，此風殊不可長。中央政府若負起全部外交之責任，循正軌以進行交涉，一方可使日本明白表示其意旨，一方或能抑制彼方在華軍人之氣燄。

『在中央負責交涉原則之下，一切地方官吏絕對不能擅與日本官民訂立任何協定。所有中日間一切問題，應由中央政府直接處理。尤應注意者，凡一切口頭及空泛的諒解，或協定，足爲日人任意伸縮，以危害我國家之地位者，皆當嚴格制止。兩國間之交涉，皆當依正常之手續，循序進行，以達訂立正式協定之目的，而收真正調整兩國邦交之實效。設依上述步驟

，從事對日交涉，不特可防止日方以種種不正當之方法，以壓迫我地方當局，及減少國人對政府之疑慮，並可增進國內外人士對於政府之諒解與同情，誠爲政府當前切要之圖。』

這兩段意見包括兩種不同的判斷：各段的上半都是主張外交應依常軌進行，下半都是預測果能作到納外交於正軌後的效果。對於預測效果一節，似尙未脫書生氣，有點期望過奢之病。對於主張外交正軌一節，倒與外交當局的主張不謀而合。請注意「主張」一詞。事實容仍有未見貫徹之痕跡，其支配之勢力，或有外交當局的權威所不及者，但是「主張」外交正軌的原則，確有可靠的證據。

例如三月五日張外交部長與美國記者Hallet Abend的談話（見紐約時報）述及客春王寵惠氏便道赴日，兩晤廣田外務大臣，曾以私人資格，傳達我政府敦睦邦交之意旨，就提出三項原則。王氏三原則足：

- (一)取消對華一切不平等條約。
- (二)相互維持真正之友誼，凡一切非友誼行爲皆不得施之於對方。

(三)中日外交方式應歸正軌。

再如張部長於五月二十五日在外交部紀念週講演，也一再提到此點。雖說外交詞令比較村婦罵街的口吻要畧微含蓄一點，但其意義對於低能兒以上的智慧，仍相當的確定。這篇演說中，批評現況，則謂「其情勢錯綜複雜，往往不能衡之以常規」；說明個人政策，一則曰「本人受任外交部長以來，即具有充分決心，主張由外交途徑調整中日關係」；再則曰「深望雙方負責當局……迅速經由正當途徑開誠協議」。

外交正軌一原則若能實現其利益如何？個人不敢盲從上述諸教授那樣的樂觀。個人，不敢相信外交正軌（一）『或能抑制彼方在華軍人之氣燄』。個人也不敢相信外交正軌（二）『可防止日方以種種不正當之方法，以壓迫我地方當局』。個人竟不敢相信外交正軌能夠（三）『減少國人對政府之疑慮』。要外交正軌能『抑制彼方在華軍人之燄』，包含着三種假定：（甲）外務省有控制軍部之力，（乙）軍部可以控制關東軍，（丙）少壯軍人與中產階級的思想一致。這三種假定都有很大的疑問。要外交正軌足以『防止日方以種種不正當之方法，以壓迫我地方當局』也有前述三項困難，可是還加了一層假定：以往地方當

局所承諾的文字的或口頭的諒解都可以澈底翻騰的認爲無效。此點在現況下是否有實現之可能，也略有問題。要外交正軌『減少國人對政府之疑慮』也免不了掉一種重要的假定：正軌外交絕對的公開。此點不僅事實上或有困難，在原則上應否如此，崇尚唯實主義的學者，也未見得無條件的贊成。

由此說來，外交正軌說竟毫無優點嗎？這倒不然。個人僅以爲對於此說，正如對於許多旁的事情一樣，不可望之過奢。期望愈切，失望愈大。反不如腳踏實地，法螺吹得低調一點的健全。個人以爲外交正軌說的利益，在現況下祇能說有下述的二點：

（一）外交程序完全納諸正軌，可以使得中央『知己』，雖說還不一定『知彼』。最少可以免除像基督教聖經馬太福音第六章第三節下一半所說的弊端：『不要讓你左手知道你的右手在作什麼』。既自命爲一個現代政治機構，就非有現代機構應具的靈敏性不可。傳聞廿二年五月下旬塘沽協定已議有眉目時，外交當局並無從知情。一直到大公報刊行號外，哈瓦斯有電到國外後，外交當局才曉得有這樣一回事。此說若確，則機構既有半身不遂之病，行爲怎會健全？更談不到敏捷了。倘能納外交於正軌，此類不

幸情形或可避免。對於全部陣容有充分的認識才能談得上佈局。這並不是說外交歸於正軌後，立刻有佈局的能力，別的相關的條件還多着呢。

(二)正軌外交組織中具有外交史及國際法知識，諳練外交技巧的人究竟多些。他們又無地盤可顧惜，與地方守土者利益有顯著的異點。倘有不得已的讓步，虧吃在明處，不是糊糊塗塗的喪失國權的。據說去年六月九日梅津

離 婚 的 是 非

—— 巖如山上雪，皎若雲間月；聞君有兩意，故來相決絕。
今日斗酒會，明日溝水頭；躑躅御溝上，溝水東西流。

淒淒復淒淒，嫁娶不須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竹竿何嫋嫋，魚尾何簌簌；男兒意氣重，何用錢刀爲？

—— 卓文君白頭吟

人類是富於感情的動物；人與人間，除非是冤家對頭，相處既久，不免於無形中養成一種自我與我的混合。一旦分離，不論暫別永訣，彼此的生活都要經過相當時期的調整纔能恢復常態，所以臨別總是「依依不捨」，分別後猶「爽然若失」。朋友關係尚且如此，夫妻兩位一體，勞

美治郎的黨書的第二部有一項就說「任命省市等職員時，希望容納日本方面之希望……」像這樣的條文，豈可「均承諾之」？但是當事的官吏也居然承諾了。又如去年六月五日張北事件的處置，據聞當事的官吏竟於公函中聲明「本省政府對於貴國在察哈省境內之正當的行爲予以尊重」。此類荒謬的措詞，在外交循正軌以後，或許有避免的可能。

(伍重遠)八月七日於北平

燕分飛，精神上所受打擊之劇烈自不待言，無怪乎男女別離的情緒構成無數哀歌怨詞的資料。

誠然離婚與離別不可同日而語，像焦仲卿夫婦那種被動的離異，嚴格說來不得謂爲離婚，處今之世，恐怕不會有同樣的慘劇發生了。平常夫婦自動離婚，不是因爲恩斷義絕，礙難繼續同居，即是婚姻錯誤，「壓根兒」就無感情可言；倘能脫離苦海，求之不得，那裏還有依依惜別的情緒呢？不過離婚的夫婦絕不都是根本毫無感情的，許多是一度如膠似漆的恩愛夫妻，後來因有不堪共同生活的理田，纔忍痛決絕。這還是真正的協議離婚咧，假如離婚出於

夫妻之一造的主動，對方所感受的痛苦恐怕比死別還要厲害些。所以世上不少因離婚而悲觀厭世，或神經病狂，甚至於自殺的男女。

尤有甚焉者，離婚不僅是夫妻散伙，同時還是整個家庭改組的問題。改組家庭，首當其衝的人不用說是離婚夫婦的兒女。

因父母待兒女有「嚴」與「慈」之別，兒女對父母於「敬」與「愛」之間不免稍有出入。但在感情上常態的兒童於父母之間是無法決定去就取舍的。不幸父母離婚，未成年的兒女就免不了失「恃」或失「怙」的苦楚。禮教沒有規定父母離婚爲人子者應「泣血稽顙」，可是離婚法院裏常聽到兒童痛哭流涕的哀聲。足徵父母離婚確是可悲可痛啊。

兒童不但在生理上是父母的「結晶」，在心理發展方面也需要雙親的培養。現代社會心理學家告訴我們：兒童的行爲大部分反映爸爸媽媽的人格；爸爸具有一般男性的特質，從事社會規定的男性的活動，媽媽生就一般女子共有的女性，過的女子分內的生活——兩者各人供給兒童以一種不同的摹仿型。健全的人格發展就是兒童自己的本質和個別的經驗與「父型」「母型」交感互映的歷程。不幸而父母離婚兒童在人格發展上就等於斷絕了一種生活素，再

加上伙伴的歧視與親戚的憐憫，其不性情乖戾，舉止失常者幾希。

總而言之，無論對於當事人或對於兒女，離婚總是一齣悲劇。那麼道學先生與宗教家之流詛咒離婚，鄙視離婚男女，並主張禁止離婚，豈不是理直氣壯嗎？是又不然。離婚是一種社會病，病是一種不幸的經驗，但醫生的職責並不在詛咒疾病，或責備病人，乃是研究病原所在，亟力設法將病原祛除，俾病人得恢復康健。社會病理學家看離婚，就如衛生看病一般，他們很能了解離婚的悲慘與弊害，但絕不像宗教家與道學先生那樣一味詛咒離婚，鄙視離婚男女。他們認爲只有平心靜氣埋頭研究有關離婚的事實以期發現離婚的真實原由，纔能醫治離婚病。

其實以疾病比喻離婚還不如將離婚看做醫藥上的手術更恰當些。施手術沒有不痛苦的，施過手術以後病人的身體往往要虧損，許多時候甚至於不免有性命的危險。動輒妄施手術，以人命爲兒戲的庸醫自是可殺。不過如果施手術的痛苦不如病的痛苦大，施過手術以後的損失不如受病魔糾纏的損失厲害，尤其是施手術則性命多半可以保全，甚至可以希望恢復健康，不施手術則性命難保的時候，施行手術是千該萬該的。依同理，離婚的是非得失是相對

的，必須以離婚的利害和該離婚而不得離婚的利害權衡輕重然後可以評判。

先從夫婦本身說起。離婚時情感上不免受劇烈的打擊，離婚後心理上許要終身留一個痕跡，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事實。然而真的到了同床異夢，思斷義絕，或因特殊理由不堪同居的境地，倘若還要百年偕老，其悲慘痛苦的程度比起離婚不知要高若干倍。某女士離婚狀文裏說：「境既劣於同床異夢，望已絕於比目連枝。嗟嗟！陌路蕭郎，心腸似鐵，離魂倩女，生活非人。苟桎梏之久羈，將性命之不保……」遇着這種情況，離婚就等於救命，關心社會福利的人，誰會忍心反對呢。

說到兒童，在感情上他們不願父母離異，在人格發展上他們需要雙親的培育。爲兒童的利益和社會的幸福着想，我們當然希望所有的家庭都能達到雍融和睦的境地。然而因爲婚姻根本錯誤或事態變遷的原故，許多家庭是意見水火感情破裂的。父母離婚兒女精神上所受的刺激到底只限於一時，家庭間時時蕭牆禍起，天天勃谿聲作，則爲人子者將無日不生活於愁雲慘霧之中。父母離婚後兒童至多不過喪失一部分人格發展的生活素，而在根本不能調協的惡劣家庭環境中，兒童人格發展上所受損害就等於天天吃

毒藥一樣的可怕。誠如德儒倍倍爾所言：「即使不露出表面，在兩親冷淡不和的生活之下，最苦惱的，莫過於子女。」

（婦人與社會）

根據上述理由，我們主張積極地亟力設法減除形成離婚的情境，而反對消極地禁止限制理由充足的離婚。一般守舊的人誤以離婚後的情形和常態的家庭相比較，所以祇看到離婚的壞處，而不知當離婚而不能離婚的弊害更大。下焉者根本不明白離婚的意義，誤認離婚爲美滿家庭之破裂，於是倒果爲因，以爲禁離便可以免除家破裂的慘禍。

美國離婚問題專家李情伯格爾 (Lichtenberger, J. P.)

在他的離婚之研究一書裏說過一段話，雖不免失之過激，但對於矯正傳統觀念却是很有力量的，他說：「離婚是果而不是因。牠是徵候，不是疾病。除就制度的意義言，有極輕微的影響以外，我們很可以說從來沒有一個婚姻是被離婚破壞了的。破壞婚姻的是虐待、遺棄、醉酒、不睦、愛情之喪失或轉移等。不到婚姻已經完全破壞以後離婚是不會發生的——有時婚姻破壞以後多年纔離婚。人們離婚的時候必定是婚姻的其他關係都已斷絕無遺，而雙方已各自爲政，事實上婚姻已不復存在了。離婚的意思無非要將所遺法律上的約束解除而已。所以離婚可以說是從前結過

婚而婚姻關係已不復存在的男女之法定關係的改正。」

李氏的話在矯正傳統的離婚概念方面很有效力，而於解釋離婚的意義方面不免稍有語病。事實的觀察不容許我們武斷一切的離婚都是婚姻關係已不復存在的男女之法定關係的改正，因為許多夫婦在離婚以前僅祇斷絕婚姻的某種關係，也許是最根本的關係，而其他關係則依然存在。

例如一個婦人因丈夫不能人道而請求離婚，在離婚的前夕也許還與丈夫同寢同食；說不定丈夫對她一向分外的體貼溫存，事事言聽計從，她對丈夫的面貌、性情、學問、人格，都很崇拜——在生理的要求不緊急的時候她的確對他有無限的恩愛。然而一切一切的好處到底不能磨滅生理的缺憾，經過多番的考慮和長期的內心之衝突，她終於忍痛和丈夫離婚了。在這種情形之下，婚姻之其他關係不但斷以前沒有斷絕，離婚以後還值得永遠紀念，許不免終身留戀。李氏能說這不是離婚嗎？

離婚是家庭破裂的結果，不是家庭分裂的原因，此理甚明，用不着解釋。不過實際上我們不能否認因為社會承認離婚便不免產生許多「大可不心」的離婚事件。純全為一時感情衝動或受他人蠱惑而要求離異的男女，假如社會不加以合理的裁制，法律不予於轉環的機會，一念之差往

往遺憾終身。所以在承認離婚制度原則之下，我們主張對於允許離婚的條件應加以充分的研究；倘夫妻之間尚有一線和好的希望，即應為之竭力調解，調解不成也不宜遽爾判決離婚，最好規定一種試行分居的辦法，使當事人權衡離婚與同居的利害得失，然後下最後的決心。果能如是，則誤用離婚制度的危險可以危除，衛道者流也就不會因噎廢食，因為看見離婚的流弊便反對離婚制度了。

夫婦關係到了真正不能調協的時候，離婚許是唯一的出路，社會不應該加以阻撓。離婚本身並不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事體，不過牠的害處比較起來沒有根本失調的家庭那樣大罷了。我在前面已經說過，離婚的利害得失與醫藥上的手術很相彷彿，施手術是要痛的，施過手術以後身體是要受虧損的。一個人最好終身不要嘗試手術的滋味。但為消除更久之痛苦與更大的損失起見，在某種情形之下，施手術是唯一的希望。要想避免施手術的痛苦與危險只有研究病原設法預防，使人們不要患非施手術不能醫治的疾病。離婚亦然，牠是很痛苦而且有害的事體，但為着免除終身的痛苦與更大的害弊，到了實在不能百年偕老的時候還是以離婚為妙。就關係人的幸福和社會的調協着想最好是根本沒有形成離婚的各種情境，既不設法祛除離婚的原

因又不允許人們離婚，其不近人情何異於平時不講衛生而
有病又不肯求醫之愚漢？所以思想縝密，態度客觀的人，

不似趨時者流誤信離婚萬能，亦不至倒果為因視離婚為破
壞家庭危害社會健康的洪水猛獸。（王政）

有色人種之世界革命

O. Spengler 著
張丕介 譯

二十世紀初期之歐洲思想界怪傑德人史班格勒（
Oswald Spengler）於本年五月十二日在德國南
部明欣城逝世。譯者為紀念此偉大之思想家會草
史班格勒及其思想之簡單介紹一文登載於本刊第
九期。因該文過於簡陋，未能使讀者窺見此偉大
思想家之真面目，故該文發表後，屢承各方熱心
朋友要求，作更詳細之介紹。惟譯者因時間關係
，不能滿足此種熱望，但為稍酬諸至友起見，謹
將史氏最後著作「生死亡之年」（Jahres-
entscheidung）之最後一篇譯出。

譯者附誌

一
威魯本世紀西方文明者不只一種世界革命而為兩種非
常偉大的世界革命。彼等之實際廣度及深度以及其作用至

今尚未被認出。其中之一種發生於下層，而另一種則來自
外部：階級鬥爭與種族鬥爭。前者之大部份已成過去，雖
其最重要之打擊——在盎格爾亞美利加地帶中——尚在發生中
。後者之決定性始自世界大戰而獲有疾速之趨勢及結構。
在未來之幾十年中兩者將成為同時並存的或互相聯合的爭
鬥：將成為白種人最大的危機——倘白種人不肯放棄其將來
，即應——聯合的或分別的——共同渡過此危機。

「外部的革命」亦要起來反抗一切過去的文化。一部
份文明民族不可侵犯的優勢建立於高度成熟之政治、軍事
、經濟及精神之形態與工具，引起了四週無希望的屈服者
，「野蠻人」，那些喪失權利的被剝削者之切齒仇視，這
便是此種革命的來源。任何高級文化中均有此種殖民地風
格。但此種仇視未必即陷中輕視外來的生活形態，雖仇視
者最初加以認識，譏嘲的透視，而最後乃故意抹殺其效用
之限度。彼已看出：多種事物可以仿效，其餘可以使之不

致爲害，或使其喪失最初令人詫異之能力（原註一）。彼從傍靜觀統治民族世界內部發生戰爭及革命，因其被迫參加乃得進窺武裝（原註二），經濟外交之祕密。彼終至懷疑異國人之真正的優越；倘彼發覺異國人之決心降落，即開始考慮一種可能的攻擊及勝利。基督紀元前三世紀之中國即曾有此情形發生。當時北部之野蠻民族，黃河上游及長江以南各大民族一時加入爭鬥。在阿巴西頓時代之阿拉伯世界中亦有此種情形，最初土爾其—蒙古人被僱用爲士兵，然後來却成爲主人了。尤其古典時代之情形與吾人今日正在進入之情形完全相同。

野蠻民族對古代文明世界之進攻始於紀元前三世紀之克魯特民族（Kelten）之遠征，而每次遠征總在意大利地方，二九五年森蒂奴（Sentinum）戰場決鬥中，蓋里族（Gallische Stämme）即幫助愛徒魯司克族（Etrusker）及閃密的族（Senonien）進攻羅馬，後來又幫助漢尼拔（Hannibal）之成功。二八〇年其他克魯特人征服了馬基頓及北希臘；當時該處內部紛亂，國已不國，直至特爾費（Delphi）地方而後停止前進。彼等在特拉克（Thrakien）及小亞細亞已經白種人化的地方建立下統治白種人的野蠻帝國。稍後，在已開始沒落之亞力山大帝國之東部，發

生野蠻人反抗希臘文化之無數暴動，使希臘文化步步退縮（原註二），於是一百年後，米特里達太司（Mithridates）總希望與南俄野蠻民族（Skythen Bastarnen）及逐漸向敘利亞發展之東方巴特人（Parther vom Osten）相結合以毀滅正在階級鬥爭中之羅馬帝國。此次進攻直至希臘而後停止。雅典與其他馬基頓之城市亦加入他們的戰團，在羅馬則發生公開的革命。各部份互相征討，其領袖互相殘殺，甚至在敵人（Kimbria）面前亦無所顧忌。是時羅馬軍隊已不復爲國家之武力，已漸次變爲私人之爪牙。漢尼拔爾於二一八年進攻羅馬時所率領之軍隊，並非本來之加太基人而爲一四六年羅馬自己所久已反抗之阿特拉司（Atlas）及南西班牙之野蠻民族——羅馬與此種野蠻民族之爭戰結果成爲格拉休（Gracchus）農民之暴動——。羅馬人賽圖留司（Sertorius）曾想利用此種人建立一個反抗羅馬的國家。自一一三年克魯特人與日耳曼人聯合進攻基本伯及陶友騰（Kimbern und Teutonen）兩處，直至羅馬全軍爲革命領袖馬留司（Marius）全部毀滅而後止。此人戰勝猶古塔司（Jugurthas）回來之後，鼓動北非洲武裝反抗羅馬，又行賄於羅馬政客，使一切反抗失其作用。紀元前六〇年開始第二次之蓋里人及日耳曼人之運動（Sueven, Helve-

tier)，凱撒乃以征服蓋里地方相對抗，同時克拉蘇司（Crassus）則敗亡於長勝之巴特族。於是利用向外發展以爲抵抗之政策至此完全終止。凱撒征服亞力山大帝國之計劃，避免巴特危險之設計竟未得實現。自提伯留司（Tiberius）經瓦露司大戰（Varusschlacht）不能恢復其軍隊，而奧古司圖司（Augustus）死後邊地戍軍作第一次大反動後，反抗日耳曼人之疆界卽向後移動。自此成立了防衛制度。但軍隊中則逐漸充滿了野蠻人。於是野蠻人成爲獨立的勢力。日耳曼人，依里亞人，非洲人，阿拉伯人成了領袖，而帝國之人民則日日沉醉於所謂『永久的和平』中。這東部及北部之大進攻開始，不但平民與侵入者訂立條約，甘心爲其奴屬而已；這便是疲憊文明之後期和平主義！

雖說如此，數百年間對此種情形有計劃之抵抗總算成功，蓋羅馬帝國之『球形領土』係一互相連接之地域也。此種區域有可守之邊界。今日白種人帝國包括世界之全部並包括一切有色人種於其帝國之內，欲抵抗其危險，便非常不易。白種人因內部衝動乃向一切地方分佈，在南北美洲，南非洲，澳洲及無數其他重要地方，皆有其足跡。在白種人勢力範圍之中却有黃種人、棕種人、黑人及紅人等危險潛伏著待機而動。彼等參加白種人之戰爭、革命及其

解決，並威脅其解決，最後乃操左右解決結果之大權。

屬於『有色人種世界』的都是些什麼人？不但非洲，不但全美洲之印第安人——其中包有黑人及雜種——不但小亞細亞民族，不但中國，印度乃至爪哇屬之，最重要者乃爲日本及又已成爲亞洲蒙古式的大強權之俄國。當日日本一戰勝俄，於是全亞洲發生一種希望：一個亞洲青年國家已採用西方之工具使西方之一大強國屈服，因之籠罩歐洲不可動搖之『祥光』亦隨之而被擊碎。「要報復數百年來所受白種人之痛苦及屈辱，原來是可能的」。此種思想彷彿一個口號一般，在印度、土爾其，甚至開普蘭及撒哈撒發生作用。自此，亞洲人之深刻詭謀卽思索爲西歐思想上所不能了解之優越手段。自一九一六年俄國受了第二次斷然的打擊，乃拋棄其『白種人假面具』，搖身一變而成爲亞洲式的國家——當然她的同盟者英國得了一種冷笑的滿足——用其全部思想及燃燒着的仇恨來反對歐洲。它利用內在的弱點創造了新的陰險的爭鬥方法，使全世界有色人種浸潤在共同反抗的思想中。這是世界戰爭中「工人社會主義」戰勝白種人社會以外之第二個結果。世界戰爭未嘗使任何政治問題得了一了解及解決；它只是白種人之失敗，一九一八年之和平實爲有色人種世界之第一次凱歌；彼等

在日內瓦能得與白人分庭抗禮共同討論政治爭執問題，這便是一個象徵——一個代表非常衰弱現象的糟糕象徵！

德國人之在國外者爲有色種人在英國人及法國人指揮之下所虐待一事並非新近之現象。此種方法始自一八世紀之自由革命：一七七五年英國人即會招用印第安人摧殘其和主義之美國人；法國之亞各賓黨人亦會煽動海地島土人加入『人權運動』，其情形如何，想尚未爲世人所忘記。但全世界有色種人在白種人之歐洲來進攻白種人，學習了最新式戰爭工具的祕密及其效用界限，回去時帶去一種堅信，以爲曾經戰勝了白種人，此種思想根本上改變了他們對世界強權關係之觀念。彼等覺出共同之力量及他人之弱點；他們開始藐視白種人，和當日猶爾塔司藐視強大的羅馬一樣。有色種人對白種人尊重之喪失中，不但德國戰敗了，整個的西方也戰敗了。

首先了解此種政治重心推移者爲莫斯科。西歐則至今尚無人了解之。白種人中之統治民族已失去其原有地位。彼等已往能發令指揮，今日則出於與人交涉之一途，明日勢必先向人獻媚而後有交涉之可能矣。彼等已喪失其獨立而尚不自覺。在『外部革命』中，彼等將決定之權讓於他人，讓予美洲及亞洲；而亞美兩洲之情形已十分近似昔之

巴特人。自土爾其人圍攻維也納以後，彼等又開始陷入自衛之地位；彼等必須有偉大人物盡其精神及軍事之偉大力，乃能勝過不久即將開始之凶惡進攻。

一九一七年在俄國同時發生兩種革命：白種人及有色種人之革命。前者爲在西方對政黨及政綱信仰下爲文學家，大學無產者及巴枯寧領導下無政府主義者等所領導之工人社會主義，同時聯合着充滿了煽動的和文學的大都市醉菌，來屠殺來源於西方之基督教社會，而代之以喧鬧不堪的工人『文化』。俄國思想一向所隔閡而痛恨之機器技術忽然成了生命的上帝及生命的意義。但在這種文化中開始了鄉村革命，真正的亞洲佈爾什維克革命，慢慢的，堅毅的，陰森森的，有希望的革命。農民永久的『土地的飢餓』使軍隊逃脫戰爭來參加土地之分配，便是此種革命之第一種表現。工人社會主義不久即認識此種危機。於是在最初聯合戰線之後，即利用一切都市黨派對農民之仇恨，不問其爲自由主義者或社會主義者，一齊向保守份子進攻。此種份子在一切都市政治、經濟社會形成中總爲最有持久性者。這種革命沒收了農民的財產，把亞力山大二世自一八六二年業經取消的奴隸制度復活起來，在仇視的和官僚的農業行政之下——這種社會主義由理論而入於實際，不久

也就被窒死於官僚主義之中——使一切錯誤更加進步，使戰前的牲畜財產僅剩下很小的一部分，使亞洲式的大飢饉成爲永久現象，惟有天生意志薄弱的奴隸人種才能忍受這些情形呢。

然而此處之白人布爾什維克主義却已疾速的開始消逝，所保留者僅爲對外的馬克斯主義者面目，以便發動及領導亞洲南部，非洲、美洲反抗白種人之暴動。一種新的亞洲式的統治階級代半西方式的統治階級而起。它所住的是莫斯科附近之別墅及皇宮，得養活僕廝，而且胆敢再來發展十四世紀蒙古大汗們掠奪式的野蠻奢華。此時發生了一種新財富形態，而表面是滿帶着無產階級觀念的。

將來還要復歸於農民私有財產制度，此乃奴隸制度一事實所不能否定者；不過使之如此者必非普通『政黨』，而爲有勢力之軍隊。在俄國不忍受飢餓者只有軍隊，而軍隊自己明白，何故它們獨爲例外，並究有若干此種優待之時日。由於俄國地理上之遼闊，此種勢力不怕任何敵人之進攻；然彼將自行攻擊。彼在全世界中有軍士及聯盟者，其服裝亦與彼相同。彼手中最有力之武器爲新的，革命的，純粹亞洲式的外交，以行動代交涉，自各方面利用宣傳，暗殺及暴動，於是其力量乃遠優於白種人國家最偉大之

外交。白種人外交之最後一個大師爲俾斯麥氏，今日尙爲一般律師及新聞記者所代表。

今日之俄國乃亞洲之主人翁也。俄國即亞洲。自地理上觀之，日本亦屬之，自種族上言之，日本人則較近於遠東之馬萊人，玻利奈西人，及美洲西部若干印第安人。此無可置疑者。但日本爲海國，而俄國則爲陸國。兩國家佔有西方勢力所不能侵入之遼闊區域。英國在其帝國內並無此種程度之主人地位，且並在其有色人種殖民地內亦無此地位。日本之影響向外發展，伸張於秘魯及巴拿馬運河。號稱日本人及墨西哥人之血統親屬關係亦曾爲兩方面所聲明，且爲兩方面所祝頌矣（原註四）。一九一四年初在印第安人上層階級中曾發生『聖狄哥計劃』（Plan von San Diego），依此計劃，將有印第安人，黑人及日本人之混合軍隊攻入台哥撒司（Texas）及亞利曹納（Arizona）兩城。白人將被屠殺，黑人國家行將獨立，而純粹印第安人種之較大墨西哥行將發生。（原註五）假設該計劃能得實現，則世界大戰將根據完全不同之政治問題而造成完全不同之勢力分配矣。果爾，則以拉丁美洲爲目標之金元帝國主義下的門羅主義亦將毀滅無遺矣。日俄兩國爲今日世界上惟一之積極勢力。因此亞洲成爲世界現象中最決定的份子

。至於白種人各列強之行動則處於亞洲勢力壓迫之下而不自知。

此種壓迫乃成於有色種人之種族革命。在階級爭鬪中此種手段亦曾爲白種人所採用。關於經濟危機之背景已討論過了，自下層革命採取了工人社會主義形態，利用政治工資作了初步的破壞工夫以後，日俄兩國所領導的有色人經濟攜其低微工資一擁而來，現在破壞工作已完成矣。（原註六）加之非常強烈的政治及社會煽動，此種亞洲式的外交已侵入印度及中國之全部。它在爪哇及蘇門答拉成立了種族陣線專門反對荷蘭人及離間海陸軍。它在東亞招納墨西哥及智利之天才印第安人，訓育黑人使其發生團體思想以反抗白種統治民族。

自一七七〇年以來白種人之革命即爲有色種人之革命創出根據。英國自由主義者穆勒（Mill）及斯賓塞爾（Spencer）之著作，其思想淵源於十八世紀，曾爲印度高級學校供給了『世界觀』。青年改革家則根據此種思想自會發現接近馬克斯的道路。中國革命領袖孫逸仙則在美國發現此種道路，因此產生了遠較馬克斯及包羅廷更爲激烈之革命著作。

荷無一七七〇年英法文之革命著作——及拿破崙之先

例——則玻利維亞（一八一—）以後之西班牙美洲之獨立運動誠爲不可想像；北美之反抗英國亦然。起初爲白人與白人間之爭鬥，一方面爲數世居於美洲之法西兩國殖民中有土地之貴族，一方面爲維持殖民地統治關係之西班牙官吏。玻利維亞人與米郎達及聖馬丁（Miranda, Saint Martin）人民均爲純粹白人，其計劃僅在建立一純白人寡頭專政之帝國。阿根廷之狄克塔托羅撒司（Rosas）——一個『普魯士式的』偉大人物——亦曾代表貴族階級反抗亞各賓黨人。當時亞各賓黨人已自墨西哥伸張及於最南部。以仇視教會之『自由思想會』（Freimaurer/Inles）爲其支柱，主張一般的平等及種族平等。於是純粹的及半純粹的印第安人運動不但反對西班牙，且連所有白人那一古腦兒反抗起來。此種運動繼續進步，今日已將達其目標。致洪包爾特（A. V. Humboldt）以其純粹西班牙血統而自豪，今日在智利之世家仍以其西哥特（Westgot）及巴斯肯（Basken）（原註七）來源爲習慣。然在迄至十九世紀中葉盛行之無政府狀態中，貴族之大部分已歸於消滅或重返歐洲矣。有色種人之“Caudillos”軍事領袖統治著政治。其中純血印第安人具有極高天才者如猶阿利茲及包費婁狄亞茲（Juarez, Portiro Diaz）。除阿根廷外，彼處今日之白

人或自認爲白人之上層階級尙佔人口中四分之一至十分之一。若干國家中之醫生、律師、教員、甚至軍官，幾乎盡爲印第安人，彼等在仇視白人財產心理中自覺與城市內雜血之無產階級相接近，至於此等財產屬於西葡人或英國人，或北美人，則完全一律看待。在祕魯，玻利維亞，及愛瓜多爾，則阿馬拉話 (Aymara) 被認爲行政及教育上之第二言語。彼等故意推行號稱共產主義之「印卡」文化，暗中則受莫斯科之支持。純印第安人統治下之種族理想，其實現之期或將不遠乎？

在非洲之基督教宣教師，尤其英國之監理會教徒主張上帝面前一切人類平等論及財產罪惡論，爲布爾什維克主義播種使者之先驅人。此外謨罕默德宣教師步其後塵在北亞及東亞進至撒米巴西 (Smibesi, Nyassaland)，到處有其成績。昨日尙爲基督教徒的學校，今日已成爲謨罕默德教徒之草居矣。此種富有英雄及戰爭性之宗教對於黑人遠較同情學說易於侵入人心；後者僅能菲送對白人之尊重而已。因基督教宣教師代表白種統治民族，爲謨罕默德教徒用其聰明的毅力煽動之對象，故彼等尤爲土人所懷疑。(原註八)。

世界有色種人之全部革命進行有各種不同之趨勢，種

族、經濟的、社會的；時而公然反抗殖民地之白種人政府（印度），時而反抗本國政府（開普蘭），時而反抗白種人上層階級（智利），時而反對金鎊或金元，及一切外來經濟勢力，時而亦反抗與白人商業相聯合之本國金融界（中國），反抗本國的貴族或君主；此外加上宗教因素：對基督教徒及一切宣教師及正教徒之仇恨，反抗風俗、習慣、世界觀及道德。自中國之太平軍革命，印度之賽包暴動 (Sepoyauland)，墨西哥之反抗馬克西米鄰帝 (Maximilian)，到處一般無二：對白種人之仇恨及無條件滅絕白種人之意志。至是否衰老之文明如印度及中國，或外來之統治者，其能力可以維持秩序，並無關重要，有關係者乃爲是否彼等能解脫白種人之壓迫耳。而今日之事實即如此。在有色人種中誰將爲第一個主人翁，或俄國，或日本，或其他冒險者攜其無數之羣衆，不問其種族何屬，將來自會解決，或永不會解決。紀元前一〇〇〇年以後埃及文明會更換多次之主人翁——立比人、波斯人、希臘人、羅馬人——彼等後來永未恢復其獨立統治之能力，然而常爲勝利之暴動者。至於是否各國目的中之一得而實現，於此並不足介意。歷史之大問題乃爲是否可以摧毀白種人之勢力。對於此點已發生可以憂慮的嚴重的一致的決心。

白人有什麼精神上及物質上抵抗此種危險的能力？

(原註一) Jugurthas 批評羅馬語。

(原註二) 立比人及「海國」學自埃及之新朝，日耳

曼人學自羅馬，土耳其人學自亞拉伯人，

黑人學自法蘭西。

(原註三) Ed. Meyer: Blüte Untergang des Heli-

enismus in Asien (1925)

(原註四) L. Stoddard: 'The rising tide of color

(1920)

(原註五) 在墨西哥城內有最後皇帝 Quatemozin (

印第安種)之石像，但無人敢為寇陶司 (

Cortoz 西班牙人征服前人者，時為一五

一九)樹立一石像。

(原註六) 如果聽到說：日本在爪哇出賣自由車每輛

價值十二馬克，電燈泡每隻五分尼，同時

白人國家則僅為抵補生產成本已需數倍於

此數，又如果聽到說：爪哇小農民及其妻

子自己收穫的稻米買價才及近代白人官吏

領導下農業生產價值之一半，那麼即不難

認識競爭之所以失敗了。因西方之技術既

不復如是秘密，人人得而模仿，所以兩方

面之對立已不在於生產的方法而在於生產

成本了。

(原註七)

從那些強迫入教的亞拉伯人、猶太人、馬

蘭人所得的天主教名字：Santi, Anna, Maria, San Martin 即可看出。

(原註八)

但還有一種黑人的反歐洲的監理會教會，

自美國帶來一種使命，而於一九〇七及一

九一五造成 Natal 及 Nyassaland 兩之

從禁止虐待動物說起

孟老夫子在二千餘年以前，曾經說過這樣的話：「惻

隱之心，人皆有之。」又說：「無惻隱之心，非人也」。

並且他還舉出一個例證，說小孩子跌在井裏的時候，有

許多大人立刻會去拯救他：拯救的動機，並不是要討好他

的父母，也不是要邀譽于鄉里，完全是由于「惻隱之心」所驅使。這一個例証，非常動人，我還記得以前我讀到這一段書的時候（那時我還只有十歲），因為塾師講解得太親切，使我感動到流下淚來。而這兩句話，也就深刻地印入我的腦海裏，認為是「行之萬世而不悖，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至理名言。但是不幸得很，這至理名言，在我獲得初步歷史智識的時候，讀到白起坑降卒四十萬人的一段，便對它有點懷疑；後來在零碎的記載中，復陸續發現人與人相殘殺的文字，於是這信念便望懷疑而進展到否定的階段。最近幾年來，從世界大戰起一直到現在為止，人殺人（無論是用刀，用鎗，用砲，用炸彈，用毒瓦斯）的新聞，幾乎每天在報紙上都可以看得到，這樣一來，我更加確定我自己的主張，即人是沒有「惻隱之心」的；如果做照孟老夫子的說法，便是「有惻隱之心，非人也」。我的思想的變遷，經過三個階段，由信仰而懷疑而否定；這變遷的程序，是很合乎近代唯物論的辯證法的發展的，所以我更加確信我的新信念是確切不移的真理。

但是，世界上是沒有永恆的真理的。（想我借用近代唯物論者的一句話罷），我的新信念在最近又宣告動搖了，這原因便是前幾天報紙上登載首都禁止虐待動物協會（

原名是否如此，可惜手頭沒有報紙對照）的議案。議案的原詞，我也不大記得清楚，大意其說本京屠宰場的宰牛，先用刀殺，未免過於殘忍，改良的方法，是先用手鎗射擊牛的腦壳，等死了以後，再用刀割下牛頭，這樣便可減輕牛的苦痛。不過用手鎗射擊，恐怕要發生意外，於是，禁止虐待動物協會的君子，又主張先用木槌打擊，使牛昏暈，然後再用刀殺。這種辦法，是否能夠被屠宰場所採用，現在還不曉得，而且即使採用了以後，以槌殺來代替刀殺，到底能夠使被宰殺者，減輕痛苦到何種程度，當然我們也不會知悉。不過無論如何，他們的惻隱之心，已經十二分真摯地流露出來，使牛而有知，我想一定要對他們匍匐稽首感恩隕涕了罷。

在這「舉世皆殘忍」，甚且使我否定了「人皆有惻隱之心」的原則的時代中，禁止虐待動物協會的諸君子，竟居然能夠單獨放出「惻隱」的光芒，而且還居然施恩到「牛」的身上，這不能不說是一件奇蹟而為我們所樂于稱道的。不過我認為他們這種辦法，未免不大澈底，因為槌殺和刀殺，在虐待的原則上，根本是沒有區別的，如果禁止虐待，乾脆是不殺。同時我又對他們懷疑，這種辦法，何以僅及于「牛」？本來，動物的意義，有廣狹二義，如果依據廣義

的解釋，當然這被稱爲「萬物之靈」的人類，也包括在內。禁止虐待動物協會的組織，始於何時，我不大了了，只是模糊記得上海也有這麼一個組織，組織的內容以及章程細則，當然也無從知悉，不曉得他們禁止虐待的範圍，是否把人類也包括在內？根據這一點，便又引起我兩個問題：第一，如果是包括人類的，那末何以他們的辦法，不先以禁止虐待人類着手？第二，如果他們的範圍不包括人類的，這是否因爲人類沒有被虐待的現象呢？還是因爲人類必需服從物競天擇的原則，應該受虐待呢？禁止虐待動物，在原則上，是無可非議的，不，我也是極端贊成的一個。但是根據目前我國實況，如果要禁止虐待下等動物，老實說，我們現在還不做這一種工作。我們試睜開眼睛看一看。東北四省的三千萬同胞，不是每天都受着某國人虐待嗎？我們自己所處的境界，是「人爲刀俎我爲魚肉」的地位，也不是每天都有被虐待的危險麼？關中川北一帶，因爲連年飢饉，弄到人吃人的程度，這些被吃者又不是每天被虐待麼？上述各點，姑捨勿說，即就首都而論，在外表上雖然是富麗華麗，但是只要你爲留心一下，便可以看到不少的慘狀：水西門一帶的棚戶，幾十萬的黃包車夫和苦力，還有一批一批不斷地從農村流出來的求業者，他們的日

常生活是怎樣呢？住的是一向又低又濕又矮的草棚；穿的是一件又破又爛的衣服——不管是夏天或冬天；吃的是又黑又薄的粥湯——有時連要享受這一點粥湯的權利也不能夠。生活的鐵鞭，永遠在他們的肩背上鞭撻着，逼迫得使他們工作，工作，工作到呼吸最後的一口氣爲止。難道他們的虐待程度，還比不上牛在宰割的程度麼？難道禁止對於他們的虐待，還比不上牛的迫切嗎？這些情形，禁止虐待動物協會諸君子，縱然沒有過「目見」，至少也應當有過「耳聞」，何以他們竟能硬起心腸而不挺身出來喊幾聲「禁止虐待」呢？

寫到這個地方，我又想起孟子裏面的一段故事，那便是齊宣王以羊易牛的一節。這如果拿來和現在的事情作一比較，真可謂無獨有偶。不過這種心理，我始終認爲良善的心理，特別是在這殺慾橫流的現世界中，禁止虐待動物協會諸君子還能「恩及禽獸」，當然是一件難能可貴的事。我很希望禁止虐待動物協會諸君子，能夠本着這一點剛剛萌芽的「惻隱之心」，擴而大之，使能普及到人類，千萬不要蹈上齊宣王的「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于百姓」的覆轍才好。

（劉燕華）

湘行雜記

記者負着調查司法的使命，五月八日由京出發，原擬經鄂入湘，俟復改變計劃，由贛入湘船票購至九江，同船者有鐵部派赴川省測量鐵路之某君，彼此談敘，以破舟中寂寞。某君係唐山鐵路科畢業，曾服務鐵部及各路有年，對於路政頗多論述。據云：「路政最大困難爲用人不經濟，譬如膠濟路局前在德人管理之下，只用四十餘人，現已增至五百餘人。但此中亦有不得已之苦衷，許多過剩而會在各路服務有年之人員，爲着異日需要起見，不得不暫時保留。」某君復云：「我國有兩條鐵路，完全是由中國工程師建築的，一條是平綏路，一條是最近成功的浙贛路。浙贛路工程師大部係唐山畢業生」。言談之間，對於其母校頗示愛敬之意。某君又云：「在我國築路，中國工程師比外國工程師好，中國工程師體卹國家困難，諸事經濟，譬如有時測量一段路，依外國工程師，非千萬元無法建築，中國工程師只需數百萬就可將事，此外中國工程師之薪金，比之外國工程師，相差不啻倍蓰。蔣委員長曾囑吾人在國難時期大家吃苦，故吾人薪金雖不高，只要計劃實現，心中亦是快樂」。

是非公論 第十五期

至九日下午三時船抵九江，與某君握別，登岸住大華飯店。九江市面，自委員長移節首都後，一落千丈。旅館茶房尤其叫苦連天，據云「從蔣委員長離開南昌，閩客人上九江的已不多，加上浙贛鐵路通車，九江旅業生意已去十分之九，當委員長留住江西時，我們每月可有六十元的收入，現在連六元却不到一。言下頗不勝今昔之感。晚上囑茶房翌晨黎明招呼，以便趕南潯路火車。

南潯路二等車設備優美，清潔整齊，侍者尤爲禮貌，洵受新生活洗禮之效果。車抵站後，搭輪渡江而至南昌市矣。南昌在過去數年因剿匪關係，蔣先生駐節于此，一時冠蓋雲集，幾有第二京都之盛況，且爲新生活運動之策源地，久欲來此觀光終以緣鏗未果。此次乘入湘之便，便道蒞止，一飽眼福，確實幸福之至。

十一日南昌市過江至牛行車站，購買贛湘汽車通票，往長沙出發。江西公路不平，車行顛波不置；一至湘境，公路頓形平坦，車行速度亦快，行旅舒服多矣。江西汽車至湘之瀏陽爲止，再由瀏陽轉車至長沙，合計一日可達。由南昌至長沙：沿途碉堡相望，中間至贛湘交界之處如萬

載瀏陽等縣，均萬山重疊，地勢險要，過去常爲匪共出沒之區，此剿彼竄，消滅不易。十九年夏向長沙樸城之匪共，係由此處出發者。卽至記者到達之時，仍是蕉苴不靖，常有小股土匪出沒，中央駐兵一師，設平綏清鄉司令，爲清剿之用。此外各縣並訓練義勇隊，以備人民自衛之輔助。後來至瀏陽調查司法時，見監犯共百四十餘人，內匪犯竟達百十六人。據管獄員周樹之君與匪犯談話之結果，謂匪犯中實少幹練之人才；且彼等之加入匪共，全爲生活所迫，匪共每日所得不過兩鎊，土匪生活亦屬困難。

(一)長沙一瞥

由南昌出發一日而至長沙，長沙旅館素來秩序欠佳，故住的問題頗費一番考慮。久不來長沙，不知道各旅館的內容。長沙飯店在過去算是省垣旅館最大的一家，比向車夫問及時，方知早已歇業。天樂居算是最老的一家，據說房屋陳舊失修，不堪居住。最後還是由車夫領至同安商號暫住。商號夜市頗旺，零食小販，叮噓不絕的鈴聲，賣唱者的絃歌聲，一直到夜半一二時，興猶未闌，叫囂擾攘，無法成寐。後至三星池洗澡，偶見壁上所懸新生活促進會之規條共約二百餘條。未免有厚於此而薄于彼之感。

長沙市容尙好，環城馬路甚形寬闊，有公共汽車行走

以利交通，市內街道已放寬，新興建築亦不少；國貨陳列所，國術館爲公共建築之比較可觀者。國貨陳列所乃就原省長公署舊址建築，租與各商營業，其性質與京中央商場相彷彿，公家每年可得一筆相當收入，以利省庫。省政府現已遷至南門學院街辦公，地址頗形狹隘，聞有另行闢地建造之計劃。原長沙自粵漢鐵路興築，在商業上之地位，頗形重要，現在業已計劃，不久動工興築之川湘鐵路，亦將連接長沙，頗有蔚成西南商業中心之趨勢。長沙市地皮日見高漲，尤以市區中心爲甚，舊有衙署地址多在市區中心，因此財廳遂有將各衙署地址整個出售之計劃，以售地之收入，另行在舊有城址外面協操坪建築全部省府辦公地址。如此，一方面省市商業區域得以擴張，再則省府各機關集中一處，必獲行政效率之增加；誠一舉兩得之計劃。近據報載湘省不少人士反對將舊有各衙署出售之計劃，實則大可不必。只要各團體監督官廳出售手續，使售價涓滴歸公，而爲另建省府之使用，于計良得，實無反對之理由。現有省府以及各廳地址，均散處市區中心，省府與各廳既立辦事上聯絡之方便，兼之商業區域，喧囂嘈雜，允非辦公適宜之處所。各國都市設計，均以商業區域與行政區域，互相劃分，且多遠道隔離，各自建築者。吾人

今後都市設計，自以行政區域與商業區域劃分爲原則。湘省府另建行政區域之計劃，原無可非議，至如何使其實現，是在當事者之高瞻遠矚盡力以取得人民之信賴耳。

長沙市在西南交通網逐漸發達之過程中，已有欣欣向榮之象。銀行業務之逐漸發達，卽爲此種樂觀心理之表徵。最初上海銀行在長沙開始規模較大之營業，俟後某一年內之存款竟超過八百餘萬之數字。因之其他各銀行亦追蹤而至，均于市中繁盛區域興造房地；中國銀行新造之大樓，記者至時，尙未竣工。現上海各銀行在長沙營業者總共不下十餘家，川湘與粵漢兩路全部通車後，銀行增加之數目，與業務之發達，當更可觀。

通信

閑話湖南

不歸前爲本刊撰平津雜話，因生性慇直，好作逆耳之言，得罪若干正往上爬之自命「小要人」，不歸之罪大矣。假中回湘，原擬效法「無爲」，閉門拭汗，公論諸公不諒，來函索文，乃揮汗草閒話湖南以應，言多質直，生性使然，見智見仁，是在讀者。

是非公論 第十五期

湖南每年出口價值三千萬元之錫礦在長沙。過去錫礦全由人民自由採取，再由商民轉售外商；現經省府劃全省錫礦公有，人民除舊已開採之礦區得繼續採取外，均不得另開新礦。省府並在長沙特設錫礦管理處，以專司其事。溯自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因錫爲製造殺人利器重要原料之一，湖南錫礦商人曾經過一個黃金時代，單就新代一縣因錫而致鉅富者，不可數計。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幕在即，湖南錫礦之活躍，當可預計。長沙因省內公路發達關係，近且成爲桐茶油與木牌之中心市場。過去茶油市場在湘潭，木牌與桐油市場則在常德；近亦移至長沙矣。（未完）

湖南前年遭旱，去歲遭水，今年水旱無憂，各地禾苗甚好，農民大悅。孰知天災倖免，人禍難逃，粵桂變作，軍運匆忙，謠言四起，人心浮動。幸近日中央以政治手腕，解決廣東問題，戰禍得免。湘民於內憂外患中，或可得一小康之歲，休養生聚，爲他日肩民族復興重任。

一九

湘人能肩復與重任，實非不歸誇妄之言，粵漢路通，川湘湘黔二路，亦已興工，湘省地位，日形重要。湘中民氣極盛，中等教育普及，辦理亦最善，中學生不乏可愛之熱血青年。且近代人才傑出，挽危局，任巨艱，先有曾左，後有蔡黃，青天白日滿地紅一旗，更不知有若干湖南人鮮血點染其間。湘省當局，雖不能盡如人意，如某巨公之讀經打拳，早爲論語諸公所訕笑，但省委中亦不乏奮發有爲之士，其中有曾留學海外，或爲大學教授者，本人不要錢，做事尤認真努力。就任以來，成績斐然，湘人有口皆碑。

湘省公路，素稱發達，如長衡長寶等通車，辦理頗善。惟短距離之區間車，則糟不可言。如長沙至湘潭一段，開車既毫無定時，售票員尤橫蠻不講理。不歸日前由長返潭，晨六時即赴站候長寶通車，至七時，尙不能購票，通車客票售完後，始蒙齒及，票甫到手，車中又宣告客滿，祇好退票，廢然而返。下午二時再往，售票處闕無一人，雙扉謹閉。詢問之下，始悉售票員「出去吃飯」，直至三時，方聞內有人聲，歷半小時，經不歸敲門數次，乃見此公酒氣冲天之尊容。購票登車，車爲裝煤之重載車，其中除煤屑外，無座位，無他人，司機坐前面，與後部隔開。亦

無他物，僅二小窗通車外，盛暑下，不歸蹲踞其中約二小時，抵潭，幾昏厥矣。長潭皆湘省大埠，每日往來達千人以上，中日小火輪十餘艘行駛，皆滿載，向使公路局對行車稍加注意，何至全車旅客僅不歸一人？不歸自飽受煤車之囚後，寧捨車就船，即有要務，須急達；亦不敢再乘汽車矣。

湘省新生活運動促進會近努力新運，不遺餘力，長沙市公安局長因此得「硬幹」局長之稱，惟時有過猶不及之弊。如取締奇裝異服，吾人並不反對，但婦女袖臂稍短者，即指爲異服，髮稍鬆曲者，即指爲奇裝，當街干涉，糾紛時起。輪船旅舍茶房苛索小費，車站碼頭之挑夫洋車夫任意敲詐外來旅客，則視若罔聞，巫公道士，師教排教等迷信惡俗，毫不取締，任其害人誤命，未免輕重倒置，殊失首倡新生活者之原意。日前由南昌派來視察新生活專員管女士對湘省取締奇裝異服事，認爲過分，頗露不滿之詞，幾引起一場小風波，外省報紙，略有記載，讀者不難覆按。平心而論，管女士之言，實非過分。惜湘人未能虛心領受也。

不歸湘人也，生於斯，祖宗廬墓寄於斯，愛湖南，尤愛湘人，愛之深，不覺期之切。素認湘省爲民族復興地，

湘人乃肩此重責之人。近年華北局勢全非，益以南中鐵道線之延長或新建，湘省地位漸行重要，長沙尤爲中外注目之區，各方進展整速，惟文化實低，未能迎頭趕上，遂有種種畸形現象發生，遺落伍之差。「新運」推行之輕重倒置，不過一例，其他一切的一切，均待吾人之努力。讀者疑吾言乎，手頭適有本日長沙衡報，謹錄其中「華運國運手打播再記」之最後一段：

「……下午的刺槍，武士面帶鋼具，身穿護衣，起先瞧着，到怪有味兒哩。矮二虎林昆玉，和閻鳳翔，獨來獨往，一個身高六尺，一個矮若西瓜，奔走場中，花樣百出，那個不將莊重久了的面孔拋開，張開大嘴在哄笑呢！那知這當中晁寶義和袁兆維，因爭獲選權而真打起來了。要不是裁判員制止得快，觀衆險些不能收拾起那剩餘的笑容。

大概是三點多鐘的光景吧！全場的人們又向又一

村的盡頭國術俱樂部裏擠去。開了弓矢，舉行那十數年來沒人注意的射器比賽了。焉知冒失鬼謝光漢，上場一箭，靶可未中，偏偏的中着女賽員羅淑芳的身上。哪！羅女士不慌不忙，從容往外便走，觀衆反嚇得一大跳，以爲她有金鐘神法，誰料她衣內胸際掛了一個大大的紀念證章，將鋒脫的箭簇擋住了。當紅日西斜，各自散去的時候，每人猶帶去一幅驚魂不定的神色呢！」

不歸寓津二年，所居隔「友軍」兵營及飛機場僅里許，每聞此「暮鼓晨鐘」，心中感受，頗難言喻。今夏返湘，適逢粵桂異動，大軍雲集，飛機軋軋而過者，亦日必數起，偶念其中駕駛者究爲自己同胞，軋軋聲同，感想却異。湘人如不努力，則駕此怪物，軋軋而過者，將爲異族之人，何去何從，不歸知三千萬湘人心目中當有一共同之答案在也。

（胡不歸）

書評

開明的「十年」

十年，開明書店創業十週年紀念冊，三三三頁，

一九三六年七月初版。

是非公論 第十五期

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三六，這是可以紀念的十年。在這十個年頭中間，那由南而北的潮流，改了國旗的顏色，剪

了女人的髮髻，換了青年的頭腦，產生了社會的新價值。在一九二六年，那號稱文化權威的商務印書館，雖然也勉強跟上時代，然而在一部分人的心目中，總覺得新文學運動的推廣，新體小說的提倡，需要一個更進步的機關。他們看那老氣橫秋的商務，也是『孔家店』，該在打倒之例。應運而起的開明書店，同『旗袍』，『同志』一樣，也是反抗的象徵，代表社會上的新努力，新精神。

經過十年的慘淡經營，這新精神的表現，在那一本本，橫着印的，豎着印的，黑的，白的，字裏行間，雖然不能盡如我們理想所希望的成績，然而，在這些字裏行間，表現着，不論是赤色的，白色的，灰色的；是三角戀愛，或革命情緒，或是家庭隱痛；是性的解放，是靈魂的苦悶，或是社會改造；——所表現的，是現代的意識，所隱藏的，是現代的眼淚，所代表的，是現代人的心血。我們不能輕視這小小的收穫。

在這一十年裏頭，開明書店的主人，搜集了一班當代成功的小說家，每人一個短篇。雖是小小的一個集子，本身並不見得有多大久遠的價值。然而，這集子所代表的，不是在當前的這一個時候，而是在一個時期之中的努力與精神。由這一點去看，這一本十年，是有意義的。

至於內容方面，十四篇故事之中，以失業為題旨的佔了二篇，斬以與徐霞村，從一個立場，去描寫二個職業不同，而遭遇相彷彿的生活片斷。社會上生就二種人：一種是支配人的，另一種是被人支配的。弱者的生活，是永遠被人支配的。失業，便因為不能支配人，就因為自己是受人支配的弱者。張天翼的一件小事，寫一個失望了的心。石秉珍也是給命運開玩笑的弱者。他的死去，在梁克斌的口中，仍不過是『唉，這狗婆養的。』這筆調，是具體而微的一年。

魯彥的銀變與蕭乾的鵬程，寫了兩個很生動的反角。趙老關與王志翔，一樣的想在混水裏撈魚。年紀輕一點的能夠得到暫時的成功。這也許是氣力關係吧。但是在技術方面，鵬程的收尾，結束到潘紫霞的天真笑容，似乎有點多餘。短篇小說，應當以最經濟的筆墨，寫那最經濟的材料，不容許浪費。

施蟄存的嫡裔，同他平常調門稍有出人。讀過將軍的頭，上元鏡，李師師的人，當然覺得，在這裏，雖然仍舊保持著一點喜劇味兒，但是不夠。至於李健吾，似乎一向寫輕鬆的東西多。他寫中國的最後一課，當然沒想摹仿都德，然而也染上一點嚴重的空氣。只是在這裏所表現的，

不是純粹的愛國熱情，而是一些不意識的生存本能，與阿Q式的妥協傾向。中華民族，是這樣的不爭氣！

近年來文壇上最叫得響的巴金，也在這裏寫了一篇星。我們可以閉着眼睛去懸想：一個妃格念爾型的女性，一個革命的男孩子，與一個落伍了但是還不肯放棄那女性的女性部分的男孩子，一個理想的衝突環境，一個暴風雨的前夕——我們還能需要更多的嗎？人們都說：巴金可以給我們希望，給我們熱情，給我們以力量。可是，在他的故事世界之中，活動著的癡男怨女，似乎都是秋雲掛月，缺乏那第四道邊度。藝術原是為人生；但是藝術也有藝術的條件。

吳組湘的某日，寫農村生活的一面，線條似乎不大清楚。至於聖陶，王統照，老舍，都是比較上長輩一點的作家。在這裏各人都相當保持各人的風格。那英文教授董無垢，由平凡，經過希望，幻滅，而達到寂靜，頗令人想到如其不死的倪煥之。但是，在這裏，作者用的追述體，同時寫的東西太多，故給人以不甚深刻的印象。且說屋裏，寫一個典型中國政客私生活，一個很平凡的剪影，帶點

那平常的諷刺。站長倒是失意人的一幕小悲劇。站長本身，好像是一面鏡子，從這裏影出那被支配的人們。

末了說到死同一月二十三日。凌叔華有很細緻的筆調，可是如果她永遠寫些小孩的故事，恐也要像冰心一樣，永遠的長不大。至於丁玲這一篇，用另一種筆法，寫某一個地方，某一天的全景。這裏面的故事，有笑、有哭、有悲哀、有活動、有機謀、有期望、有失敗、有生活的上層，也有生活的下層。在她的筆底，力量、情感、諷刺、理智、錯綜複雜地表現著。這便是現代，這便是人生！

十年過去了。那潮流由右移到左，又從左移到右。北伐了回頭又南征。『孔家店』沒打倒，那『文化權威』，依然龐然大物。一般讀者的意識，尚在玉梨魂、廣陵潮、江湖奇俠傳的包圍之中。新的意識，新的小說，對的作家，也受社會一部分人的歡迎。努力的成績，在這小小的一本書裏，也多少反射出一點半點。開明的主人告訴我們，還有十年的續集，包括茅盾、郁達夫、沈從文等人的作品。我們且等著吧。

（蘇茹，八月十七日。）

寄稿的人們

張丕介 於盛譽之下，花了很多功夫翻譯史老這篇文章，他愛護是非讀者的熱誠，的是值得感佩。

伍重遠 是一位國立大學的教授。

胡不歸 暑間歸甯故鄉，覺到故鄉滋味，辛辣的依舊佔優勢，甜蜜的亦復不少。

蘇茹 以愛護文學的誠心評論這冊新出的小說集。於批評中夾着熱烈的希望，於介紹中帶些兒惆悵的意味；這是值得關心文學的人們注意的。

李子欣 胡不歸從湘潭寄稿的當兒，巧得很，李子欣剛從湖南歸來，乘興寫成這篇雜記，預備分期在本刊發表。

劉燕華 以愛動物之心推及人類，許不能打動慈善家的心腸，然而在邏輯上誰會說他不對？

王政 是一位未曾離婚，同時也不希望他人離婚的，離婚理論者，過去寫過幾篇關於離婚的文章，曾為離婚問題與人打過筆墨官司。

新街口

妙機百貨公司

飲食部

著名衛生冷品上市

冰結 連 鮮 果汁

外賣冰結連以一元起隨喚隨送
不取送力請撥電話二一〇八五號

經濟 西 殮 每客六角

公司 大 菜 每客一元

擴充二樓雅座舒適潔靜

是非公論半年

同 泰 玉 恆

油 糖 號

南京柳葉街

零 躉 批 發
價 廉 物 美

電話二一九二〇

預約九月十五日止

十月十五日出版

城南九兒巷

永源祥

文具

紙張

印刷

電話五二四五四

合訂本

定價一元二角
預約六角

立 泰 恆

油 糖 號

南京中華門外

專 做 批 發
價 廉 物 美

湖 熟 鎮